

T 3150/0445.8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1 1938

4

4

交城縣志卷之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

昔人云詞者心之聲也文者詞之華也根于心而
發乎外如日月之經天與江河之行地有不期然
而然者若是乎文之不可已也夫交顧山陬小邑
何足言文然或爲柱下之藏輶軒之採詎可以邑
小忽乎哉今之所錄或以人重或以事著搜羅彙
集聊備一邑之掌故非徒馳騁筆舌爲風雲月露
之辭觀者幸鑒其畧焉志藝文第十五

文部

石壁禪寺甘露義壇碑

唐 李逢吉

唐有天下仁聖奕葉文武重光憲章於古損益以
正革去雜霸煽揚淳風於二皇三代有全德於周
公孔父無違命獨以空門金人之教清淨叶於天
綱孝慈裨於人紀考之經義則不悖施之帝典而
可大式克惇尚許其踐修於是人知崇奉家有清
信空法匝於寰區真經侔於墳籍則道斯備矣凡
彼列刹布於列郡而我三壇角於三都在西都曰

靈感壇在東都曰會善壇在北都曰甘露壇洪惟
適道之通軌歸心之真宅甘露壇在府之交城縣
石壁寺清淨大苾芻慎微稽謀之初欽若佛旨日
將漸位地是緊禁戒惟厥授受必資壇場不嚴重
何以肅凡心不精願罔克迴聖鑑不宏闡曷足流
大化不砥礪莫有就靈功且欲以齊二京之宏觀
補是邦之闕典乃銳其戮力誓之以死斬於高費
邸彼崇信入貨者波委就役者子來掘及九泉實
以香土築之三層布以正礎殫山水之勝極土木

之工功費鉅萬瓌奇莫二自真元癸酉歲暨丁丑
歲而能事畢是歲有事於靈壇凡數郡之內碩學
舊德顯蒙之師大和會凡千里之外激節齋志去
家之徒駿奔走自四月八日至廿四日而法會罷
俾夫來者宿殖遽生聚舊汗清清滌恆性鎮有宇
妄見寢不作至靈加之易外境汨之難精誠歆以
交感凡聖忽其相接歡聲喜氣被於山谷休譽令
儀播乎宇宙其大哉茲至道妙蹟之無量無邊其
魂見於事者可畧而紀昔應身示滅像教爰布輪

既三轉趨之不一而於別道俗攝持身口莫疾於
尸羅近世之弊主者有經費求者必執贖既叨憐
一而有交利之患顧忌情而無與進之心則中途
止者十四五而大化斯靈矧或師未善教而法禁
廢弛事鮮成命而去取溷淆懿夫宏濟爲心周給
於衆則人以勸延辯其能詳定其要則事有倫五
載而一會使人歧之也萬衆而無擇使人趨之也
講東漢感夢以還釋流傳授未有盛於此者故自
興作每多符應巨功方半景甚清霽甘露垂珠

草樹者三日以旌美志緇素同觀大眾日集時
 旱暵靈泉湧瀄於山澗者數所以辦禮食賓主
 賴由是節度觀察使禮部尚書李公以文武中
 一休勲懿行而志尚營道監軍使以勤敏寬仁長
 曠度而性惟與善相與叶心同德表請錫名曰
 露無礙義壇且又降之素書用嘉褒美出其清
 以為賜予斯足以駭見聞而洽謠誦矣夫宏道
 教得其人而後行前志又云天時不如地利禪
 本姓齊氏薊人也姜水舊族漁陽德門訖護

風彰行義脫屣代祿奉身高懸初隸名本林潤
 寺窮修多之藏究毘尼之學演律為奧主傳戒為
 常師了法之無住遊方而至止因感父德先后
 神鍾剎仁祠之勳嘉道縛大士精修禪觀躋淨
 之風而峯壑崇邃林泉詭異據全晉之右壤面
 王之舊京宜作聖域以嚴佛事亦既經始於焉
 勤綱維及寺之耆艾上首等率能奉法以慎身
 妙以成性用充佐佑誕臻厥成則又知清行勝
 之若此雖欲勿烜為宏圖而莫可已於是緇流

賢縉紳諸儒洎清信士女百千人俱議欲刻石以
存不朽弟子逢吉用六經之餘雅修無生而亦寔
龍宮之祕故得以盛朝君臣之至化空門聖賢之
妙道合而爲頌以簡於後其辭曰釋氏之宗泊乎
無爲生殖光大衆妙攸依道號無涯智不得知誕
設炯戒揭其洪規亦旣潤邑爲之羽儀乃瞻後賢
異代如期持律之士若優游離能以厥躬爲衆元
龜亮直端潔宜作之師在法末流典制寢墮忌味
以履誓志典衰乃經斯壇究盡瑰奇赴者如市來

其如歸靈泉川流膏露珠垂佛子在土赤乎增輝
穆穆聖君唐虞同時端拱思道而人畢隨京邑有
三壇乎如之越有大賢鎮安朔陞請錫嘉名用光
於茲旣賜予矣褒之以詞緬懷元猷祇率皇威顯
允都政真清道機萬有千年輝洪耀於斯

尚書李公造華嚴三會普光明殿功德碑

唐文高

○象至高山位表陰陽之度佛乘最妙四諦斷
滅之疑猶患愛水○流耶山蔽日是用拯郡溺於
習坎殖智牙於○○○○○○○○○之
以○律不求○寶自得衣珠至著○義滿至之一
言真空妙有之大道為三藏百法之長其惟華嚴
道場者歟此萬封○○○○○○○○○則○

○河東節度觀察支度營田等處直使北都留守

○○夫人之謂歟自然順坤儀○○○○廿之
 道如月之亘森首社以馨香如山之容真大椿
 壽算以宏鴻臚之義武佐甘棠之功斯蓋
 人之盛德也昔者即此虛○○○演三
 處再會之法坐也觀夫七處九會之樓臺六峯六
 天之塔廟如瓶沙之苑園類須達之園林何必
 鳥堂○○○彫霄施○詎滅天台綠樹○○忽疑
 靈鷲南瞻花縣則柳比開闢北眺晉山迺合杏松
 石此皆 禪師恣心口之所精選也 ○○

自微妙之跡在茵藉之峯○身遊於飛步

巡禮乃驟迴鸞之札慰沃禪林緱龍藏之經歷勤

王法初 禪師之肇朕華嚴道場也濫一刹

堂○度於七處九會○○於善則也則衆妙星鑽

乎絕頂妙拯於慈氏也乃言天雲覆於羣峯盛氣

成樓於上方月輪作燬於下界尊經寶○○毀餘

翊○○身窳窳塔○○○○○况之分野廣大齒

之有恃而已哉 禪師俗姓元氏法字道融鳳

翔天興人也力微皇帝之遠條浚○○○皇帝之

華。外。到。竹。松。內。談。元。乃。香。象。威。儀。傳。法。
則。師。子。奮。迅。心。學。龍。樹。德。邁。天。親。機。自。在。之。或。珠。
揭。無。畏。之。法。印。貌。正。滿。月。目。凝。明。星。○。○。○。
寒。輟。舖。救。餒。志。無。放。○。○。○。跡。將。禁。於。下。山。轉。龍。
藏。則。惟。精。惟。勤。禮。孝。嚴。則。一。句。一。拜。其。安。禪。也。情。
無。散。亂。其。得。定。也。身。不。動。搖。也。由。明。降。心。○。○。○。
福。地。祇。叢。而。護。法。山。林。○。○。○。安。八。至。若。神。光。
瑞。井。之。休。祥。梵。竹。之。應。瑞。猶。虎。曳。練。以。表。素。
文。字。隱。以。起。奇。異。之。孔。多。此。不。具。載。於。是。○。○。○。

○。○。○。山。構。成。○。峯。由。而。勢。而。下。○。○。○。瞻。星。起。
日。而。事。集。將。施。夏。屋。之。力。果。符。天。壯。之。規。諒。村。水。
禱。功。侔。造。化。以。晴。會。其。嚴。事。也。庀。畚。鍤。以。鳧。趨。
羅。○。○。○。而。電。耀。雷。○。叢。○。戢。督。以。齊。○。○。梁。燁。
蹇。以。橫。亘。仰。藻。井。以。反。照。垂。鸞。鈴。而。嚮。風。五。色。其。
象。於。其。間。衆。聖。列。坐。嚴。其。內。陽。闔。瀕。洞。以。○。曜。陰。
○。玲。龍。而。○。○。焜。煌。金。石。之。所。妝。○。諸。碣。○。○。○。
○。分。○。香。渥。淨。駕。鶩。之。瓦。雨。起。青。煙。寶。鈿。○。瑠。璃。
之。文。風。搖。珮。影。寒。暑。隔。闔。於。峻。宇。日。月。迴。薄。於。○。

目麗譙之○○○干碧落焉○開○○窳下

○○○井可以俯窺煙霞可以俯矚寧知非觀

他之移○○乾闥婆之幻遊遐想像於萬卦第

陟於三休豈羨夫崑崙山之九重○○○已哉

我尚書成茲紺殿必有豐碑且地有靈蹤山稀

石禪師志懷憂念幾處無遺乃杖○○○等隨意

○忽逢○○○中碑材礱之剉之唯除分寸豈○

禪師之所心致抑○○尚書德感之所至也高

初測海識滙窺天敢警蕩蕩之詞用神功德之

頌曰○○山靈疎峯挾障六天九會併在其上

陰陽助巧造化資匠如有龍鬼岑峯盞吟響若存聖

賢久護明降其一○○○巽化域○有方廣○

來此○○○○○崢嶸長駟五蔭俯乾三

形梯寶階普濟羣生其二廣殿崇壙迥出煙林

楹日逼紺瓦雪○寶○真○○○○○旁法

音樹○天籟○○○○○○○○○峇然勝

輪嵌空彩閣繚繞卿雪梵音難到天聲易聞誰其

廷之八座○○○○○○○○○有唐貞元

十六年歲在庚辰四月己巳朔十日戊寅建

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并序 唐 林 諤

維佛日覺是法曰空鏤範所謂敬田薰崇可兼意

境自西林宴滅東夏聞教納羣動故廣開度門諸

真宰卽密傳智印功應沙劫花慈金盼支提所以

列寰宇建葺所以遍山林石壁寺者晉之西山舊

號石壁谷隋絲西壽陽縣唐改壽陽為文水先朝

分置交城而立寺焉太宗昔幸北京文德皇后不

豫輦過蘭若禮謁禪師綽公便解泉竇名珍供養

啟願玉衣旋復金闕遂開因詔天下名山形勝皆

表糾焉所以報護力廣真諦也特起紺臺之制頗
餘紫禁之恩禪師等終官寺初創分身建塔遺跡
巋然多寶不開吾徒安仰年筭四紀紹復六僧修
伽藍者瓊潤脫造山閣者毅本元竟未雄成且爲
能事粵邑宰燧煌張公令孫清信香緣台鉉英曹
隱若敵國知無不爲行春之餘瞻星開製琢拓崇
突所以面雙峯築基林間所以立前殿飛廊右轉
高門南豁化檻燦爛於虹淵漱渠香藹於龍鱗附
麗張皇公之教也復次寺大衆據諸吏鄉三老等

端念斷結迴向增修屬廊殿功閉請鼓鑄像設
旛山積稽懇雲奔弦朔再移公難久抑爰咨上座
普公曰和上萬億之中已經付囑一方之內僉謂
導師此處山泉人間卓絕常歎庭宇淺狹形像
古旣衆心同欲敢仰屈專知先捨俸錢次添淨
想望耆闍之德思摹兜率之箇寶臺繫念於儀形
華林正觀於神籥俾開元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鑄鐵彌勒像一座良冶攻彙神物助銅迴祿藝雲
而噴鍊飛廉噫風而沸液饒漏鈞外迴徹金光非

普公之總衆聲心調御之慈悲真應則何以髮鬢
相好成是福潤十二月八日設大齋而出之都人
嚴護以禮供掌事叢欵而改座鏟荆設色粹湛起
容頃者都師思九先慮兩足綿歷數年醫巫竭精
蹇蹇生念忍苦強步有加無瘳當監理之夜忽覺
輕舉及成像之日曳舄如初此則指魔易容如鳥
出殼之攝也此寺幽深遠邃林壑猛獸不育濡草
羅生列郡旱亢祈之則霖雨闔境歲儉念之則豐
饒感觸加敬警俗警僧此則軒臺不敢西射感

長存東首也然結構大廈兼寫聖容工不召而來
役不言而應始謂陶唐之俗家盡歸依追悟巧妙
之徒人皆飭力毀像云畢居處自空此則梵帝輪
靈匠育王獻神兵也夫金者物之最剛像者代之
崇奉見不壞想故因感以存質在有爲跡故憑應
以住法是梵場也其炳煥乎上座普敬寺主惠璣
都師思九法師元琰大德茂忠守迦常念寶定洎
龍象法允正實真華戒珠圓明智劍猛利當對初
地蹇擇勝於閑安果證中天已授記於文佛鄉望

王思正縣吏郝仙壽等五色鷓鴣千里騏驎瓊樹
塵映玉匣氣浮古署或列於桐鄉處承遂陪於柰
苑奉鍾離之舊政喜得人心結曇彌之後緣仍爲
佛事於戲否往泰來聖作惠出微妙用之發揮匠
意表刻紀靈則我皇之會昌景福天主之示現功
利不其茂絕穹谷摩滅蒼岑者哉謬侘僚不偶誠
敬興徒發於簡栖白林爲頌詞欲徵於靈運
石壁言詩貝葉尚記買園線花亦題施樹佛則無
愧謹偈銘云

世尊傳兜率天彌勒宴坐對諸仙晉山

記石壁寺佛影下來留此地新殿開

望昭迴白毫放兮照雲隈危樓敞臨慈

像翠微濃兮洗煙上張公作神鬼諾

五十六億龍華樂靈匠罷真僧措八萬

四千獅子駭鎮帝鄉歸梵場法輪轉

衆福證銖衣拂兮聖劫長開元廿九年

在辛巳六月庚辰朔廿四日癸卯建

大通治新

元 昔里改

大元延祐己未值北方饑饉人民流離朝延講究
救荒之術雖天災流行知彼民息於稼穡也命
司給官鐵鼓鑄犁二萬付以勸斯民耕作之用
蒙轄差府吏外郎元君祥交城縣 小
支鐵貨八月十二日到西冶得用
觀爐座其製甚大因訪諸耆老居民鐵冶之利或
云官爲典煽每歲所獲不償所費徒勞民力耳余
應之曰子知其細莫知其大矣夫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雖黃金至貴無之可也至如鐵之爲用不可
須臾闕也設國家不捐數百之差稅俸之與煽火
冶善民之目將何從而得哉抑又聞冶工之與也
採廣炭於窮山挽大石於峭壁非汝一家一室之
所能辦也故雖少勞民力非謂厚利蓋爲便民思
也若夫漢唐監鐵之制使鑄斂之徒專掌官居
肆高價自售吾與汝也焉能優游度日也哉我
朝奄有天下重賢德輕財賦以仁風天下凡有
於民者莫不舉而行之是以使吾民家給人足
富國殷周有虞衡之官犂山濞之禁大通所司亦
猶是也況斯治重本以興煽輕價而貨賣使小民
悉得與販與前代專其厚利者固不倫也國朝鴻
仁大德如此汝知之乎姑作斯辯并鄙什一章以
釋或人之惑○○○○○○○○山開無限
鑛冶化若流泉漢世宏羊職唐朝劉晏專吾皇方
重德減價罷征郵

元禎觀至德真人記

元王構

師諱志保字德全通真子其由號也出於祁如程
氏世業農祖考以隱德著師性稟端潔幼不葷食
不嬉狎稍長儀觀秀偉寡言笑屏居一室脩然有
離塵之想首謁真定之五嶽觀一老師見其光機
超解日用合律易之曰崇祕嚴科妙宗正化非可
以淺近期也世之真逸皆有師承今盤山棲雲大
師獨教燕都遠近趨嚮子盍從之乎乃負笈而往
棲雲延寘席下日奉几杖備服勤勞至於析薪汲

井之役亦所弗憚每升堂演法師必領其緘要棲
 雲許之為道統他日所寄既藏印可思欲棲神異
 境歷試諸法白霄都山巖谷濶峭人跡之所不及
 壘石為龕塊然獨處晝夜不臥久之惟覺天宇泰
 然神光外映素芒黃氣紛綸膠轉于寥天之域豈
 非蒙莊所謂昭徹而見獨者歟猛獸時過龕下皆
 弭耳馴服猶聽命焉白霄之民裹糧邀請往來城
 市移駐修真舊址未幾遁去時元帥覃公即却波
 西北築奉仙庵一迤便盡素契居歲餘告于

立觀度人道家之益事一物不棄是謂襲明不

雖枯死山林竟何補益於是相與傾困發橐庀正

歲事創元元殿翼以東西洞房聖座雲敷分位星

列後闢道院構真祠祀東華亞棲雲各依傳緒之

次以至齋堂文室賓館衆寮庫廡庖湍一一完具

不侈不陋咸有規制自此道風藹然願受戒錄者

項背相望師亦慎於接納或悖於常而弛於習輒

斥之戊申掌教真常大宗師給以元禎觀額庚戌

春道錄焚志應薦其名定宗簡平皇帝賜金冠法

衣仍升靈爲大元真萬壽宮中統壬戌駙馬高唐
郡王承制加號曰冲虛清淨至德真人非常之澤
也師署素閑博廢滯一偏其處事也詳其應物也
簡不出方丈踰五十年晨香夕燈淡以自守徒衆
請業左右環侍威儀整肅若官府然及其修明道
法敷囑元旨理致濃密詞鋒峻拔使聽而受之者
如遊瓊玕之林瓊璫之室青英絳實瓊琛盈目金
璫玉珮隨取隨得而莫知其極也至於事物之理

悉能究其源而指其實其審神探真之略占卜

測之妙靈飛十二科品之祕心皆了然而不挂于
口尊公父子咸師事之宣慰頤齋張公數造其廡
以爲俗外友鄉舊如總管謝公君寶宣慰謝公仲
溫總管婁公秀實郝公仲蘭漆君子明又平生之
莫逆者也以故獨出庸流之上至元庚辰春二月
九日召門弟子劉志訓付以後事翌日黎明具湯
沐易冠服枕肱而逝春秋七十有八月餘入斂容
色如生人以爲屍解云初壬申之秋環步北山近
麓擇一隙地葬棲雲冠履以寓歲時之敬至是志

訓等舉其說宮耐於幢側從師志也二十九年冬
 冬參政郝公繼先攜元道明喬道濟齋漆用彰所
 狀師之行實來請銘吾知繼先舊矣乃為書其始
 末夫道本無形果奚在乎出乎天地之先生乎萬
 物之始苾兮芴兮不見朕兆冲而用之或似不登
 自軒轅氏陟王屋登崆峒往具茨適東岱尋考真
 源備該衆要其事雖闡其跡罕著自元元倡為五
 千餘言指明義真示以軌式後學宗之自成一家
 非有恢詭譎怪之術以為眩惑者去聖既遠其流

滋蔓雜以方術漸喪本源內聖外王之遺德而
 去矣夫道惟道真傳乎其自立也確乎其有守也
 淵乎其問學之不雜也登乎其英華之著見也兩
 兩乎其合天人而一貫也坳坳乎其汰萬物而不
 以為械也立教有方御衆有條蓋有灼于元元氏
 之遺旨也茲可銘銘曰

混茫一氣 先天地生 元之又元

無象無名 強名曰道 為而不有

羣形橐籥 大元樞紐 元言五千

瓊章綠文

至人相承

愛之以神

盤山盤盤

遇波則止

汾流却波

教傳於子

早慕冲寂

游心德和

知所未知

圭璋琢磨

違不絕物

順不失已

與時翱翔

為道之紀

靈則盈之

枉則直之

外內一致

變而通之

自本自根

善天善老

雲歸玉清

庭滋瑤草

大行之麓

熊石為銘

以告來裔

百千其齡

重修廟山記

元 郝應麟

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行於人本之身而違之

下國家天聖民彝於是乎在人性皆善必欲咸道

是道匪教不知故聖人敷教而弼之以刑使民為

善而不為惡各明其明德止於至善而止知所謂

道之大如是所謂學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修道之謂教在聖論政以必不得已雖去食

去兵而信不可去蓋謂民之反常雖兵無所用之

雖有粟不可得而食是教所以為教如是其要也

聖朝平天下以聖人之道廣設學校今天下無遠
無學比年設科策士而命之官是取材於學校
如是之急也有民社者其敢忽諸冀寧路交城
學始修於大德之壬寅再修於延祐之內辰越
於今三十年棟撓瓦裂垣圯壁穿而兩序尤弊
尹程元直以至正之乙酉清心圖治期年而民
於理且致豐年乃顧清廟實惟本源風化之地
弗克修如是之久若謂今復不葺責將誰歸即
諸同列暨諸吏屬悉捐俸金買材於民鳩工健

一五爲興建自殿而廡堂而齋上棟下宇石墻雙
暨門垣路以陶以甃以墁以斲以髹以罨易弊補
由內達外煥然更新仍命陶爲祭器極工巧且
備又築壇於社植垣種樹俾士子風雲遊息與學
爲家旣畢工告成邑耆宿請記之或曰是役之
繕修之事未及教也何記之有咸曰不然繕修之
事雖未及於教其教或由是而興與夫昔之漂
乎風雨漫漶乎氣禮其弊且闕者今爲之改觀
神居焉而享凡師生之入得無浚警乎其將易

異時虛延歲月之弊孜孜晨昏勸誨生徒關之
道德性命之旨博之以經史子集之文不惟育才
以待賓興可使邑中之童飽暖逸居者皆有恥心
將見風移俗易上不負朝廷稽古命祀尊師立教
之意下之司牧勸躬勤教崇儒重道之心其庶幾
乎於是縣學教諭賈權作而歎曰詩不云乎青
子衿悠悠我心斯可以懲今而勸後矣請書以
記

重修先師廟并儒學廡記

明 胡體乾

道在天地間天嘗無所寄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
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者道之寄而天地者道
之所從出也然聖人不常有而斯道何所尸耶聖
人有見於道之不可息而知此身為天地之所
也厚於是乎明是道於一身且以推之天下傳
後世而天下後世之人得以自立於天地間而無
媿者皆聖人道教之及也羲農黃帝之聖作於先
堯舜禹湯文武繼於後治化之盛可謂至矣然

孔子之聖出而表章之則道自羣聖而行亦自羣
聖而止矣孔子當春秋之世不得行道於當時亦
能傳道於後世其道何道也是即羣聖人之道也
故夫君臣父子之倫道之實也詩書禮樂之蘊
之文也大而穹壤小而食息莫非此道之充周
以之而立人極以之而開萬世之太平是則所
教也而教之行莫要於學校學校者雖所以養
而以之風天下者實在於斯則學校又教之所係
而道之存也學校之設其來久矣三代因之歷

唐宋而無或廢者我明則又盛焉今觀其制

之以精舍其儲之也有其地聯之以師儒其約之
也有其要概之以行業其程之也有其度至於
廩庖饌無不備至然猶恐其莫知所趨也每處
孔子之廟於學之中春秋祭祀朝夕瞻依使之
所以尊崇亦知所以自重而自勵不徒嚅咀乎道
之文必欲涵泳乎道之實體之身心推之家國修
己以安人化民而成俗以求無忝於所生庶幾不
負於教育其法之善可謂度越前代遠矣我聖天

子崇儒重道勵精圖治孜孜欲推道化於天下也
甚急天下之士望風承美莫不奮勵濯磨思以仰
答德意於萬一又孰肯漫漶恣睢憚然甘爲自棄
之人哉吾交城爲太原屬邑廟學之制草創于唐
國時至我朝洪武宣德間增修充拓規制始備迄
今逾百餘年弗獲再葺敝也甚矣嘉靖戊申監院
豐潤谷公按邑諸生蘇鐸等以重修事請旣可之
然以歲歉未果越明年春監院莆陽黃公繼至請
生再申前請遂下其議於邑邑令安陽鄭侯鑄

然任之乃計度其費檢動公帑之數以復仍并請
于撫臺濮陽蘇公俱報曰可而守巡道大興劉公
南陽朱公贊成實多鄭侯任事惟謹躬自經畧鳩
工積材募夫集役數所之工一時竝舉分布者民
時加董率凡在工之人相觀而奮爭自効力鄭侯
復日再往視嚴以督之而木石之需瓦埴之類有
所未贍者悉心料理寅僚協力上下歡趨甫三月
而工告成廟之制則曰殿曰廡與夫重門學之制
曰堂曰齋與夫倉庫皆大加修葺因舊爲新其舊

之存僅十之一二而易之新者乃十之八九至於
泮池一區學舍二十楹則其所創造者四圍牆垣
增高倍昔前後所堦疊砌堅整塗之以丹雘加之
以繪飾巍然煥然視昔改觀迥矣經始于是年二
月之初旬畢工於五月之中泮初鄭侯欲舉是工
僉以爲是役也非再閱歲未可就緒旣而速成無
不異之其處置得宜有如此學論雍子輩借諸士
以記屬於余余嘉鄭侯立政之嚴興學之美可謂
知所先務非有志於學道者不能也遂爲之記云

明李勳

交城左控恒霍右帶河汾南接蒲坂平陽安邑堯
舜禹故都也是以風氣淳樸人文則斌斌矣然人
才以文章著以功業顯而所自出之地以學校重
交學創建遠不可考嘉靖間洹涯鄭侯起而修築
久則一切就圯迄今垂三十年隆慶壬申北海齊
侯領縣事始視學政因立歎曰某齊產也齊接魯
壤闕里在焉其他俎豆先聖者視闕里有差至感
矣此中蓋堯舜禹密邇之地先聖所嘉樂者也學

制不修謂有二何乃鳩工程材葺其舊咸若更始
復於明倫堂後建尊經閣五楹易敬一亭於閣之
北門以外則豎二坊登邑之科甲士其興事自乙
亥歲七月至丙子歲二月其材用不取於公帑交
人士莫不欣欣然喜也縣文學劉君輩以進士李
尚功子貢士康以仁子屬勲勒石以記其事余受
命拜首曰堯舜禹之遺風興矣交人事幸哉交稱
多士之區侯以一人任事不以邑務爲勞所以爲
交造福修文飾武節財力田何可數也以故境內

人人恃以爲安茲加意學宮旣增其所未備又
新之毋論晉陽卽齊魯俎豆有光矣余亦齊產遊
魯國中則茲請也何以辭今年秋余從諸公卿侍
主上臨辟雍其所訓迪章縫者大都誦法先聖語
堯舜禹所以致臣者也光天之下罔不敬應交主
都甚邇又與今畿輔僅千里餘涵濡舊澤衣被新
謨在晉陽諸邑實先之卽無學校猶興起況侯增
學制諄諄作人哉居肆成事百工且然交人士
徒宮牆外望已也談文章則龍門有史榭先生有

詞河汾仲淹有訓述論功業則霍宣成狄梁公之
浴日司馬文正之補天文潞公之爲國柱石此晉
先達也進之其益深惟堯舜禹之傳而稷契諸臣
所見知聞知庶乎孔氏之徒而主上所訓迪者交
人士首先敬應矣人才不惟交城重哉於戲豈惟
交城重侯亦與有光焉侯諱一經萊之濰縣人起
家辛未進士丞陳經簿張汝幹典史吳志遂雅效
籌畫文學劉萬春沈廷桐李應科則一邑師法得
竝書云

新修廟學記

明 彭憲

交邑古晉陽西境也廟學之創其來實矣權輿靡
所考究自大德以至我明遞修遞地當事者或遊
蒼鼠之悲起茂草之歎往往有糾繆意旋且遺之
矣不則曰公家費不備也未有毅然引爲己任日
加意於增修如邑侯周公者先是歲令執徐余以
孝廉蒞茲土主其教事觸目生感既謁廟朝諸生
則見樸陋蕪直有葛屨風第於棖軌未盡闕也於
文詞未盡修飾也余私心憂之滋維我國家廣厲

學官以薪爨之化所爲責成於余者庶其在此今
何敢不力惟是憚憊惟厲思免厥愆仍著爲教條
科條之矣迺集多士提撕懲憊之相與偕之大道
又日爲講藝校文士乃嚮風會邑侯周公廉其狀
則大喜爲游揚當道前一日從容謂余曰縣官以
教任君而君卽以教自任交士幸哉今而後乃稱
得師矣顧君之宅湫隘甚不可居請爲君更之
命工補葺頽壞復增建廨宇三楹而余始適其居
益得與青衿相滙濯熱矣公又曰居室備矣廟

未修豈知予於茲方若饑民未可使而且次第
之於是上不糜公帑下不浚民膏捐自己俸餘市
木瓦等物乃俾邑佐陳君董其事無不克臬時復
親自省試凡未備者增之已弊者新之若柵欄若
櫺星門若殿宇門牆及東西兩廡名宦鄉賢諸祠
咸煥然改觀光生俎豆以今歲元月興事數月而
告成功又時與諸生談說經義彈射藝文察其貧
者而賑恤之則多士人人皆德公謂公旣軫民瘼
尤崇文教也于是博士戴君劉君暨廩生常福安

穩等謀勒石以記其事而謁言於余余幸辱公提
掖叨入詞垣何敢以恟愁爲解則進諸生謂之曰
國之有廟以尊師也師不尊則道無繇重邑之有
學以立教也教不立則道無繇明是故長世字
廟學爲先此無異故爲道計也公蒞政仁明矚然
不滓下車以來百廢俱興故不惟簿書之急獨憊
倦於廟學之修此一舉也道藉以重亦藉以明即
古稱文翁常袞勸學典禮又奚遜焉多士身逢有
道之宰夫旣念其修之者而復慎其所自修者則
必顧乃德度乃小猷黜乃心而文化學陋之風崇
禮讓之教勵問學之功祛漫漶之習微獨不佞輩
有榮施其于周公重修之意庶無負哉公講筵別
號荆山山東歷城人以鄉進士侯茲邑其善政多
端不具述以別有傳循吏者

科第題名記

明 劉體仁

交雖古邑分土多山山居者率力農故非多士鄉也自國初迄今總計兩途僅四十有三人舊書名氏於學壁科次仕止悉焉世謂之壁記隆慶辛未歲曲周節庵魏君廷柏來任簿領冰霜厲節天日矢心專政修舉時有餘暇會二尹文登文川叢君种楫曰古人萍宦所歷每先人物從所重也交治壁記所在參攷邑乘不無聞人雖皆未躋通顯要皆氣本河山修行義顧名節介以守正恥於逐時

因於急流中勇退耳視策名冠蓋者固不作以無
人目之亦誣也但壁記且易朽剝況此近山伐石
刻之以垂永久特易易事是在吾輩不可緩也不
知何如叢君躍然曰嘉哉舉也實吾素圖幸其終
之意既協各捐俸銀若干匠役諸所費惟是取財
部民纖介不與焉礱磨畢役贊襄而樂成之者則
學諭晉州槐庵谷君嘉謀司訓新鄭東泉薛君懷
奇應州雲溪王君化慕尉趙州仙橋康君茂也知
事庠生劉道源儔謂務關學校無文以記歲月後
失所自彰美傳盛實爲闕典乃以狀屬余余惟一
百年之壁記一旦易之以碑前此豈無人哉事之
遇不遇有如此後人緣而克勵焉常有窮詣遠道
光流映峙者疊出於左虛則事之始末與是石尚
不朽矣敬爲記

儒學歲貢題名記

明 山西成

交城舊無歲貢題名記三尹魏君一日謂廣文谷君曰此缺典也某願成之於是捐俸伐石白於二尹叢公自洪武迄今凡若干列名氏宦級至某月日告成僉謂不可無記谷廣文及薛司訓具書命庠生劉道源等詣余請記余雖衰朽不能文然嘉諸君高義弗敢辭乃作而言曰國家以文取士自科舉之外仍令天下郡邑每歲貢經明行修者一人亦古鄉舉里選之義明年上春官應廷試觀國

之光入式者卒業成均藏名天府一時簡拔與科目竝國家之待歲貢如此故當時臺省藩臬皆得任之極於天順之間彬彬乎盛矣是以建立者每與科目爭衡逮成化末而資格分矣然不知士之應此者其閱歷不爲不久而又入成均得以尚友天下之士其涵養漸摩豈無國初如科目之大受者乎特以資格之限雖有長材大器抑而不得伸志士至今惜之世之重科目輕歲貢豈定論哉余邑應是途者雖無顯人然部屬以下府佐州縣之

正亦皆有之今諸君成此使後之由此者仰而觀焉莫不益勵其向上之志他日得膺民社則安國家利百姓雖遜國初之盛亦得與列於循良之末庶幾不負國家作養之意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諸君之舉不有光乎否則固宜世之有所重輕而亦非諸君意也幕僚康子亦與其事叢公名仲楫文登人時署邑篆魏君名廷柏曲周人谷君名嘉謨晉州人薛君名懷奇新鄭人康子名茂趙州人余邑人田西成也是爲記

新建命記

明 王嗣美

交城舊有倉房十數楹敝甚庚辰冬予以查盤至
 其地凡盤糧必盡出其儲峙校量升斗懼叢弊也
 他處倉厥多者遞甲乙相易鮮搬運之勞交城厥
 少不免宣露風日之曬折閱典守者苦焉予顧謂
 邑令吳君曰茲不可廣置之以為上下之便乎吳
 君唯是在有司然其待請哉予歸而請諸守巡兩
 道兩道欣然轉請於撫臺辛公按院黃公咸報曰
 可且嘉獎其成予遂下命吳君吳君率檄環視善

地曰茲誠湫隘難以廣拓乃涓城西北得隙地五畝爽境宏敞允宜別創復謀諸邑之人士亦惟合議是協遂募工築垣百堵買木若干植召匠石百計焉從事惟亟肇功于今春之三月落成于夏之六月前爲門門崇崇爾中爲堂堂翼翼爾北面爲殿房十五間房鱗鱗爾恢恢爾問日役則取諸輿之夫也問材料則取諸廟宇之毀壞者也問材之值則取諸前修造者之贏蓄也問工作之餼康則取諸罪贖之輕罰也問墊殿之木則取諸

傍之枯枿也民不勞而事集財不費而川裕時不掩而積成自此料量者免負運之艱與守者無虧損之失官政舉而民天永矣是惟吳君力哉吳君不自有也移文歸功於予且告成事曰龍也襲他山之石請公記事俾後之人知公留心民事甚盛予惟積貯者國家之大計也皇朝功令郡縣爲預備倉以待賑濟今天子尤加意于茲以積穀多寡爲郡縣殿最論數者賞其嘉惠元元意至厚也然穀積也而蓋藏無所風雨漂搖蟲鼠侵蝕與無積

同有司之責誰諉哉然吳君一舉而構宇飭然煥
然視舊營不啻倍焉吳君其知所先務者哉體面
堂之德意推行都者之心可以膺上賞矣吳君
龍關中咸寧人予則朝邑王嗣美也若夫地基之
丈尺程工之姓名載諸碑陰不具述述其事始者

明曹命新

明曹命新

咸會關茂之陽月張侯自襄國來尹我交邑過晉
陽航汾水臨波而歎曰美哉洋洋乎何其源而甚
遠流而甚長也用以灌田可萬頃計其於我交邑
有裨益否已而下車覓民所利病商之更老更老
曰交以西有漳峪河西郊一帶頗有灌溉之益交
以東有汾河周君曾鑿一渠後浸爲豪右所專墾
勞之家百利之家一竟以壅淤致發絲旱魃數年
饑饉薦臻朝不保夕父子西東侯曰我觀汾水

可引渠鑿新疏舊難易何如更老曰彼汾沮洳此
邪之東兼而舉之兩者俱功躬先督責惟君有德
如西門豹引漳於河內鄭國鑿涇於瓠口趙抃
屋於閭閻張湯獲名於龍首是皆疏渠利民垂
永久侯曰信如更老之言吾豈愛一勞哉於是親
東郊歷而循之汾之潁度原隰險易相水勢順
靡不灼而覽焉迺顧更老曰事可舉矣未幾而有
審編之委任非果未幾而有發倉之賑貸又非果
未幾而有中使之開保又非果起明年始以其

帝之二子召黃公黃公曰民有子弟我宜誨之
有田土我宜治之今之水利爲田土設也君速行
之而已請之司憲李公李公曰刑以防民不可
也德以惠民不可緩也吾豈慎刑名而未德惠
與水利以利民吾所願也請之主藩吳公吳公曰
勿芟甘棠召公有詩矧茲前渠亦可遺思吾何
於此舉乎請之直指使者趙公趙公曰闢土治
天王懋賞吾代天巡宜惠田壤勿以半途而隳
議請之御史大夫魏公魏公曰撫育蒼生實惟

職建設長利民乃見德凡地方有便於民者率可
舉也況渠水以利我百姓者乎僉謀旣協工役斯
舉乃倅縣丞楊希孔主簿翟照尉葉大經更董其
事而以白連岳子余楊挺徐凌雲岳宗泰分任
責成焉經始於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甫
月而三渠底績亦神且速矣向非我侯之德政
能若此哉迺侯之德政不止此也余自開渠而
往之如別其爲善人而激勵獎進之別其爲不善
人而抑遏禁止之河之分清濁也不啻吏惕其
而玩法者懼民懷其德而爭訟者消河之清濁之
源也不啻一物不取若沾污垢一民失所若納溝
中河之清而能潤也不啻至於臨利害別是非可
乎不可乎不可因勢順流千支萬派而不失其
故道也不啻是皆侯之所有而亦不足以盡侯之
有侯其無媿於民父母哉侯諱嘉謨字伯啟斗陽
其別號漢川城固人因併及之敬爲記

重修壇壝記

明真康兆民

壇祀社稷而不屋禮也其來舊矣洪維我高皇帝

正統之二年勅儒臣酌中典禮昭示天下郡邑

仰如社稷風雲雷雨山川之神各建壇於南北致

祀於戊巳而春秋匪懈凡以為民也且憫念民之

死無所歸者令為義塚以掩骼祀無所主者令為

厲壇以昭享觀夏日憂旱素衣徒步出詣山川壇

以禱之而大雨霑足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

後去見于國史者可考也於戲我聖祖體天地之

仁而仁斯民也靡不至矣交城之壇建社稷於城
北不百武許而邑厲則迤於其東建風雲雷雨
川於城南坐郭之西而義塚則接於其右卽今名
一漏澤園者是已草創如制實洪武之八年也宏治
初有滌丞諱鳳者重加營繕碑勒有徵迄今幾八
十年矣風雨侵尋日就於敝門塘頽圯浸浸爲
礫之場爲芻牧之地居人過客瞻望咨嗟先是官
斯土者往往憚於修葺每春秋舉祀事輒以布帛
支撐於礫石之上然後俎豆籩簋有所陳設而

官得以周旋於其間頃歲丁侯初蒞邑軫念困窮
百凡作用端尚儉樸悉從節省遽欲修此懼財之
傷民之勞也閱三年而政成廢者興之敝者新之
爲當道所優異者屢矣今歲秋仲戊巳承祀南北
陟降臺堦時防顛躓憮然歎曰壇墀之廢咸至於
此鬼神將何依焉吾不忍坐視其廢也卽於九月
二日聚財募工發石畚土數壇之役一時竝興分
布耆民時加董率築垣於四圍凡若干堵豎坊以
一門若干楹且爲壇於中爲堦於下爲扁於外以

俟來者至次月某日功告成行彼周行者無復咨
嗟之歎矣落成之日諸士子何余併識于一石恐
後之功不傳諸永也余叨從庠末亦樂觀厥成者
不可以譏陋辭乃以是役也議不煩於上力不費
於民財不費於官牆朽而不加雕木斲而不過節
故數役竝興而成之如是其速也夫我侯以寬裕
之性豈弟之德行牧愛之政於交民罔弗仁矣于
茲壇墀乃程其令而修葺之如此則執奠畢而稽
鬼神其誠敬又何如也行將神涸怨恫時若雨暘
人無疫癘矣民之仁於侯也豈淺哉若侯者可謂
體聖祖仁民之心翊聖天子中興之盛者也以之
達於郡省行於朝宇而仁可覆天下矣茲又士民
惓惓之意也侯諱登字懋先東川其號也陝西鳳
翔人己酉鄉進士協恭以緝其謀者二尹涇陽
君恩判簿印墨孫君鳳經營省事以就其緒者蓮
幕滄州郭君堅也法得備書餘具碑陰

晉大夫狐公新建碑亭記

明 韓 祐

春秋時晉大夫姓狐氏諱寔葬焉鞍山在交城縣北六十里二子毛偃從葬狐氏丘壠在焉神乃却波故城人去太原路八十里卽今交城縣是也考諸大明一統志可見已與交城接境馬鞍山在太原境內其理不待較自明矣邦人思大夫之直舍生不怠父子之恩臨難不失君臣之節祠而祀之蓋有年矣唐長史王及善徙縣山南遺祠縣北屢有靈驗凡水旱災荒疫癘隨禱輒應廟貌森嚴人

心敬畏自有不容已者至趙宋乃封忠惠護國
應侯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三年下詔曰凡忠臣
士前代謚美之號悉宜革去竝依當時初封名
稱之遵定制也歲時於中元節日俗以神誕鄉
報賽視昔有加永樂間加香燭價米三石六斗
血食之資有司於是日祭賀祭法曰功施於民
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
患則祀之神之殺身本爲國也生而正直死而
感通無愧於祭法之數者矣予稽之經書之史
傳

傳考之古志自成王引弟叔虞爲唐國南有晉
至于子燮改號曰晉下逮獻公伐戎得驪姬寵愛
之生奚齊公有子九人世子申生夷吾有賢行
姬欲立己子譖世子申生與優施二五嬖圖之
其隙甘其言僅十年而事乃就始則譽申生之賢
而指公之惡汝旣則驗申生之得衆而懼公以行
強終則致毒於胙而取信於公奪慈忍愛獻公甘
驪姬之譖使申生自殺於新城國人憐其無辜
而祭之姬又譖二子以故重耳夷吾出亾毛偃與

趙衰介子推輩奉公子奔蒲獻公使宦者趨殺重耳踰垣而走斬其衣袂遂奔於狄獻公卒春秋曰晉侯殺世子申生書晉侯惡其用譖名申生并其陷父大夫荀息以獻公之命輔奚齊而立之大夫里克殺奚齊又立奚齊之弟卓子并殺驪姬繆公知奚齊輩俱死以兵護送夷吾歸國而立之是為惠公大猜忌里克毛偃輩幽明錄云一日狐突下鄉遇世子申生於路呼與同車而載語突曰夷吾無禮吾請上帝將晉國與秦狐突對曰臣聞不

其子身死而無子者其國之申生日請吾非復請於上帝言訖不見及惠侯卒太子圉即位是為懷公大畏重耳及出亡在外者故下令國中曰請從重耳在外者與立限期若過期不返者盡滅其家七假時從重耳在秦繆公勸復國以告舅也舅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懷公知毛偃在秦於是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若又召之是教之貳也受刑以逞誰則無過臣聞命矣遂伏劍

死卜偃曰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是時
 繆公以兵送重耳復國毛偃先歸與國人順命爲
 內應以納重耳重耳既立是爲文公懷公出奔齊
 梁使人殺之狐突二子從亾十九年備嘗險阻
 文公居武宮不失舊物定王室宣信諸侯而霸
 下是誰之力與是也偃之力實突之力也誰謂
 之忠不曰父之教乎觀父之對父教子忠有裨於
 人臣觀子之言仁親爲寶有裨於人子父子之言
 忠孝有裨於人國也大矣殺身於當時靈感於

世千百年來提學公議立賢鄉祠予首奉神之父

子三人表而出之英靈之氣猶足以感動乎人孔

子曰殺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而取義原其心定

其事神其有之天順中慈君蘇公鐸於民有惠政

之實於廟有重修之記洪武中元真觀老道李翁

云有碑無亭以覆之苔痕風雨長之金石亦壞矣

東西作亭欲置碑於下老而不果嘉靖中秋吉日

衆功德糾首輩各發虔誠輸資不期月功不告勞

繼而完之余聞昔人有釋碑與神兩字之名義也

蓋碑者悲也悲於衆人之心也神者伸也伸於萬物之上也當時伏劍而死誰不哀之是悲於衆人之心也及夫感通而神誰不信之是伸於萬物之上也悲衆人之心於一時伸萬物之上於萬世立鄉賢於孔廟之傍二祀永保無疆顧不偉哉今廟之有記或浮於文過於實不考神之來歷或食邑或以藏葬或以卜吉紛然雜出畧無定見余懼後世譌舛故於此詳焉刻之石覆之亭垂之無窮以後之有識者共之

重修野妨廟記

明 韓 社

禮曰凡有功於民者則祀之小聞無功而祀也去東南十里許地名辛北舊有野妨神廟遇蝗蟻即止即古八蜡神廟是已夏曰清祀在商曰嘉平在周曰大蜡考之禮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之名一曰先農即上古神農之號也二曰先嗇即上古后稷之官也三曰司嗇即古田畷有功於民也四曰郵表畷即古之造爲郵舍田畷居

之以督耕者也五日猫虎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
虎爲其食田豕也鼠之與豕皆足以爲田之害也
猫之與虎皆足以食而除之也六日坊坊隄也以
其畜水亦足以障水也七日水庸庸溝也以其受
水亦足以洩水也八日昆蟲卽螟蝗之類皆以食
稼者祝而除之毋作而起也東坡有遺蝗入地應
千尺之句其卽所謂昆蟲毋作之謂乎八蜡以記
四方記其歲之豐凶也四方不順成八蜡不通此
蜡而記其凶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此以蜡而

一記其豐也此天子之大蜡其在郡邑八蜡之中有
二焉曰食田鼠食田豕卽諺語云蝗蟲食田是也
曰迎猫曰迎虎卽諺語云好妨是也既有是災必
祭是神以制之此天地大造之仁也且蝗之生也
果何自哉是故蝗蝻爲害食苗災類腹下有梵字
魚子在水所化考之於古蝗由吏貪殘所招身黑
頭赤曰武官蝗頭黑身赤曰文官蝗馬援爲太守
蝗化魚鰕魯恭爲邑令蝗不入境王况爲陳留守
蝗高飛去唐太宗吞之但當食朕勿害百姓是歲

果不爲害梁宗室修爲秦州刺史遇蝗淡自咎責
忽有鳥千羣食蝗遂盡宋祥符間飛蝗過京師執
政有得死蝗進賀者王旦曰弭災幸也何賀焉忽
有飛蝗蔽天帝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是豈不爲
天下笑是爲忠君矣蘇東坡有遺蝗入地應千尺
之句是爲愛民矣卽是而觀唐太宗吞蝗之恨係
乎人也蘇東坡有遺蝗之句係乎天也係乎人者
可必係乎天者難爲弭災之術雖有在天在人
之術其避蝗之計總在一誠而祀祭神不誠則

甚大哉誠乎其爲祭神去蝗福民之本乎後之令
吾邑福吾民者在乎一誠何如時正德五年秋七
月太原別駕張公自祁邑來遇雨而宿見廟貌傾
頽神像毀壞行文委縣丞胡君鍾督工而修高其
臺基新其廟貌識者謂曰別駕之宿其神力使然
乎不然廟之修不修未可知也土人省祭官楊寓
將有民社之寄素有感於神之靈同儒官郭憲輩
恐其久而湮沒遂徵文請書於石以記其歲月云

於其久而堅外者必其德也... 德而於其久而堅外者必其德也... 德而於其久而堅外者必其德也... 德而於其久而堅外者必其德也... 德而於其久而堅外者必其德也... 德而於其久而堅外者必其德也... 德而於其久而堅外者必其德也... 德而於其久而堅外者必其德也... 德而於其久而堅外者必其德也... 德而於其久而堅外者必其德也...

修城記

劉體仁

天下事可已而動則厲民泥古而弗通則廢事故

春秋凡興作必書以重民力城以衛民者殆未可

例論也太原所屬迫近北邊城多瓦忽漢有隱憂

時憲伯沈公以冀寧一路分巡地也防圖先事力

主修築狀上撫臺報可簡委本府州駕蘇公董其

役矢心鬼神痛裁供億期終乃凡事方就緒本縣

提調韓侯奉命適至茲茲遂付於侯侯識明智審

乃宏精慮人也慨然曰是吾事勞民傷財雖君子

所不欲爲就其中而搏節愛養圖維邦本之固者
責屬誰何照產以徵夫役分番以全田工限年以
警疲情淡趾以防重勞諸所費雖仍原議助於義
民但輸在所願而數不膠於故籍且戒委用役區
畫體悉淡至義惠俱篤民因感激不督而力風雨
互寒各適其節得天之時成地之利不四月而告
竣昔叔敖城沂畢役之期不愆於素君子以爲使
民之善斯實如之計城舊高若干丈尺闊若干丈
尺今高若干丈尺闊若干丈尺敵臺若干丈尺

槩爲算若干浚壕淡闊各若干丈尺壕之裏
以小墻以備設伏遠近之民扶老攜幼遠觀相賀
曰身家性命自是可保矣史傳循吏有曰所居民
安所去民思夫誠安也民思之矣以今稽古非侯
之謂乎徐伐石購財甃砌建四門望樓高出城表
四角樓規制差小亦飛若聳觀與城竝美其先後
緩急又非尋常俗吏苛促細瑣罔恤民隱徒事粉
飾鮮濟實用者可擬也時先後宣勤者則縣丞文
登叢仲楫主簿典濟孫堯祖典史趙州康茂樂觀

厥成者則署教諭事同州李從誨訓導壽張趙世
臣新鄭薛懷奇相率執狀來徵余言用垂不朽老
庠生劉道源輩也宜併記諸石沈公諱人种號縵
城直隸嘉定人蘇公諱騰號北峯直隸趙州人侯
名廷用字子修對溪其別號也密雲縣衛人

重修

彭憲

余不佞曩從家大人肄業梵宇中作有髮頭陀日
與苾芻爲伍時或聊憩巖壑嘯弄煙霞覺名利之
心都盡復以其間緝閱經典究楞嚴圓覺奧旨所
以送日竊以爲儒與佛異軌佛非正也乃其道有
裨於儒要未可淡非之假令爲儒者篤於君臣父
子之倫達於禮樂民物之故而且去智去意六繫
不相攘榮辱利害不以縈其內則不佛其道而佛
其意斯乃足稱真儒已昔張商英有二云吾學佛然

後知儒誠有味其言哉三晉故崇佛教太原爲甚
交城其屬邑也舊有定慧禪寺在城西南傳者謂
爲龍山石壁下剎剎自有唐號西律院至宋太平
興國間詔以定慧名之後乃圯壞迨元始重修焉
前後二院後正殿三楹東西廊各三楹伽藍土地
堂各一楹前正殿三楹東西廊各五楹南有鐘樓
一座鐘聲清遠迥異他剎歲久復壞而普濟大德
禪師又重修焉旋復圯壞迨及我明官茲土者輒
以爲朝賀習儀所先是萬曆庚寅邑侯張公思

故址下令重修而邑人解心佛者毅然爲會首乃
糾衆募緣恢拓其制廣中殿爲五楹值歲大祿遂
爾中止會荆山周公來令茲邑以興廢補敝爲已
任目擊其狀意不自寧一日謂僧永定重慶曰此
係威儀重地獨奈何廢之趨以衆興事易耳乃令
耆民呂愉如李孝行等陳掾其間鳩工集材經始
於甲午春數月中殿告竣規制甚偉倏然更新矣
復創山門三楹其廊廡方丈次第畢舉交士民無
不訢訢色喜者是役也貢生武去橫廩生安穩

與有力因率二僧及邑民以其記來請余旣以儒
佛事語之且曰周侯儒者也嚴整於視聖之地惟
倦欲修之其於彝倫篤矣且宅心深厚務孳孳得
民穰其折獄多所平反不欲濫及無辜又澹然於
聲色貨利之場毫不入其靈府是云開六度之門
者也謂不佛其道而佛其意非耶設爲儒者壹以
是爲心則又何病於佛佛亦不足爲儒病又何難
於佛刹之修況乎以其定慧名也耶余嘗觀楞嚴
經有曰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而壇經則
又曰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此語善惡境相自心
不亂名定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名慧
香此與吾儒定靜安慮之理格致誠正之義不較
然有合也乎余故備述之使後之儒者知佛有裨
於儒而出是以進於真儒如周侯也者則善矣侯
諱壁山東歷城人荆山其別號云

其於久大之業仍弗濟也然而經營之念甘夕在
 茲矣越期歲聖天子以四事課羣吏遣分監覈余
 備俱有成緒止以城垣遂致疏恭雖在淺而
 不置深衣不食以心於事而
 余以西鄙暨儒叨列簡選除教茲土下車之日即
 登陣閱視城垣薄而將圯低而可憑遂惴惴然有
 復隍憂矧其時武備衰弛於東北流氛橫肆於西
 南誰司專責何恃不恐於時即有修築志然政無
 以及民信不足孚眾草率而舉之疑怨從此生焉

磚包城工序

明 薛國柱

余以西鄙暨儒叨列簡選除教茲土下車之日即

登陣閱視城垣薄而將圯低而可憑遂惴惴然有

復隍憂矧其時武備衰弛於東北流氛橫肆於西

南誰司專責何恃不恐於時即有修築志然政無

以及民信不足孚眾草率而舉之疑怨從此生焉

其於久大之業仍弗濟也然而經營之念甘夕在

茲矣越期歲聖天子以四事課羣吏遣分監覈余

備俱有成緒止以城垣遂致疏恭雖在淺而

有待賦才達而有爲仍以之鐫二級而海內變態
日甚蹂躪畿輔戮屠郡邑六十有奇省會告陷藩
封震驚流寇因之播毒於秦蜀楚豫之關福襄諸
藩相繼而淪州縣未易數數也余益滋懼曰天下
事壞於諉而成於任有如此城及今恃其不來四
以徼倖爲長策萬一有不可測不可言之變將
之難與感始之凡民亦晚矣卽以經營之成算密
質之士大夫之有識者惟恐非常之原爲黎民懼
也幸大行李公諱之奇號卦風者力爲主持始終

贊勸而原任知縣田公諱斯茂號毓藩者孝廉
公諱攀龍號際雲相與輔而翼之富者輸財貧者
輸力而民心之疑畏定矣余捐俸與設處約金五
千而紳民之輸約金七千爲磚灰工匠之用其
他力役之費大約不過萬金卽照都里之肥瘠
丈尺之多寡從公分部百姓愈信財力所費無幾
而歡欣子來之狀各爭先以告竣時直指大人並
各上臺親目之皆擊節歎賞曰勞而不怨悅以忘
勞是何以得此於民哉於是責成在二年而報竣

在數月其時窮民得以生活者當以萬計是興作
中寓賑恤矣更可異者未加鞭扑而遂有成功且
是役之後民和年豐城完麟產若不知爲大事
舉大衆已動也其總理出入且細精詳則生員
善義覃敏郭秀也輸助多金則生員陳三才孫
運等並監生李敏識武接湯者民徐騰龍孫紹
等也督理磚灰勤課工作則武槐薛登遜楊漸
李花香閻奇振陳三緯閻得心牛蕊康魯邦等也
余嘉其遇酬其勞與民同樂其成詢之以樂曰
之詢之以怨曰忘之汲假而頌美於余余曰雨暘
時若興作不驚天之賜也四事謀成或以季報或
以月稽聖明之功令上臺之指示也至其樂輸倡
先于來恐後皆爾士民之忠義余鹿鹿魚魚何力
之有焉但願我交人士世世子孫和衷以守德日
以隆風日以淳則岡陵昌熾之福亦與此城共垂
久大於無疆也

修城記

明印錄

我交自唐天授間徙治於此始立城郭迄今幾千載往來者觀其山川險阻每懷土壙之感焉明時關中薛公號重明令茲士善政具舉蓋嘗登眺斯城慨然興歎思包築之衆初驚駭以爲非常之舉公曰此易易爾遂謀及邑紳卦嵐李公捐俸爲倡且集通邑士民詳諭以不可不修狀於是財力畢効民大和會四面磚包樓臺重建費以萬計工以數萬計木石磚以數十萬計不加鞭扑不踰二載

而大功告成嗚呼非公之智當事不惑其孰能與
之非公之德入人甚深其孰能成之今吾民慶嘗
石樂安堵數十年恃以無恐其能忘公之功哉而
公拜命豫土五馬南征邑民慕公之甚惜公之去
而不能留也建祠東郭以祀公然時以兵火尚未
及立石也公之功辛卯冬三韓高公號在公繼守
吾邑閱視四垣爲嘉歎者良久交人士觸於耳而
感於心思公之功愈不能自己昔襄陽之民思羊
叔子之德隨淚片石遂與峴山同不磨滅我薛公
公忠在國仁愛在民令交數載而爲吾交慮者且
百世而未已不及究公之用即使功業之盛不遠
羊叔子而吾交民思公之深當有與襄民思叔子
者無異也余交編氓曾親炙公之化慮吾交之民
久而無以悉公之績也謹爲記

重刊城隍廟記

明 彭憲苑

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易為險城池是已城
 欲峻欲堅池欲深欲廣故必有神物憑焉於以扞
 外衛內禦蓄弭患世世享其利無窮也高皇帝
 理宇宙即詔天下郡邑有城池者咸建廟宇以妥
 城隍之神所為元元計長遠意至盛也交故巖邑
 阻山為城其隍受谿谷水而注之汾最稱雄於旁
 邑廟貌之創所從來舊矣歲久漸圯有重建者有
 重修者要以為民崇祀載在麗牲之石可考也不

虞萬季乙未冬乃夜遭回祿進守者而聞敵則火
從廟中隱隱起會風猛衆皆倉皇辟易無敢撲者
倏忽間盡爲煨燼凡耳目之者靡不人人錯愕
謂神祐乎民民依乎神卽有變民當任之獨奈何
病吾神哉豈陽九之厄神固有所不免耶將神有
不憚於民思與黔黎更始耶時也侯周君在事
擊其狀時時蒿目思重興之未果會以憂去遂寢
其事越明年季夏關中張侯來蒞茲土甫下車歎
曰吾聞爲政者在審其緩急而行之夫神爲民

神者也神未有所棲而民以居其忍乎哉

而可緩孰當爲急吾任其勞貽民以安不亦可乎
遂以是月下泮鳩工興事民無遠邇輸力恐後侯
捐俸金二十兩復親自省試視其勤者而急憊之
始正殿五楹次東西殿及兩廊總若干楹又次則
山門屹然在外左右二樓懸鐘建鼓俱以次第更
新又補葺樂亭爲奏伎樂所以崇所報以娛神人
而廟貌奕奕煥然改觀矣一期之間不竭公帑不
庸民力而廢者興頽者振棟宇宏麗金碧輝煌美

論美與於斯爲盛人謂神功默相良然蓋侯自視
事以來壹以洗冤澤物爲已任其爲政厚於人倫
而本於經術委施於民之所不足而操事於民之
所有餘夫且不以爵榮身不以利薰心趨舍得失
不以繁其內其德全矣業已顯乎於民陰符於
故有所興作卽不勞而成功如此其速也况侯以
其愛民者而格夫神神亦以其愛侯者而佑乎民
所爲造福於交者且源源未艾也交之人士詎不
茶幸乎哉廟成後石爲碑侯因介一使請記於

余固嘉侯之成斯廟而尤歎茲邑之不可無侯也
遂命侍史書之侯名濟世別號顯吾陝之朝邑人
丙子科鄉進士是役也邑佐陳君道統實董其事
亦與有功其他有事斯役者例當列於碑陰

<p>而本於經術委施於民之所不</p>	<p>所有餘大且不以爵榮不以</p>	<p>不以榮其內其德全矣</p>	<p>亦與南史其出亦事漢交</p>	<p>丙子孫派數士其分也</p>	<p>獲命符史書之刻公無世</p>	<p>余國漢身文如漢禮而</p>
---------------------	--------------------	------------------	-------------------	------------------	-------------------	------------------

